

不是說是沐邑嗎？怎麼又變成雒邑了呢？

此乃天大的誤會，周公姬旦造圖文，人老了記性差，時常忘了造過的圖文筆劃。一處地方有了不同之圖文，後世就更無人知曉底蘊了，害得周族羌人的後人都胡解一氣，越是後來的人更是家家都能創造圖文了。

箕子來賓

曾經在辛卯秋分秋分之日，在玉門塞庫裡被周公姬旦找到的箕子回來了，他自從辛卯秋分秋那日和周公姬旦像兩隻老鼠一樣，躲在鹿台下土匠人的窯洞裡，箕子口才便給的說九天玄女的故事給周公姬旦聽，嚇得他將九天玄女當成了讎人，也造出了仇字，箕子便消失了，跑了！

他先跑去北伯侯崇黑虎的領地，將殷地朝歌所發生的事繪聲繪影說了一番，崇黑虎不相信哥哥崇侯虎歿了，但是崇侯虎一直都沒有回來，經過了五載都沒消息，然而大量的殷家商人來此，或是路過此地，人人說的都和箕子所描述的不一樣，微子啟深知兒子箕子好誇大其詞，帝辛紂王如果真能入地而去，那也不希奇，他自己就聽父親帝乙說過那樣的傳奇故事。

箕子漸漸無法在北伯侯領地住下去了，他漫遊到北伯侯領地的東方，在那裡定住，箕子那

裡苦寒，箕子和家人分離生活有些難過，他決定回殷地朝歌看看，如若可以，他想重返微宮定住下來。

箕子，微子啟的獨生子，也是帝辛紂王的侄兒，殷家帝乙的三個兒子啟、受、仲衍，每人都只生了一個兒子，仲衍之子比干歿了，武庚祿父依舊住在孟門，而箕子隨波逐流，他也想要落葉歸根。

丙申春，箕子五十九歲了，他的一生是個公子哥兒，如今是沒落王孫。箕子出生高貴，祖父是殷地朝歌商人尊敬的帝乙，父親又是帝乙的長子微子啟，他亦是殷家的長孫，叔父是帝辛紂王，現在還有堂弟武庚祿父住在孟門受人敬重，母親是北伯侯女鏗，外公、舅舅們也是一地的領主，可是他不能不修養自身，用聰明的腦袋專講輕巧話語，為人輕浮、好浮誇，又因為舉止進退行禮得宜，年輕時也風度翩翩，認為姑娘們都會喜歡他才對，他不肯勞作辛苦。紂王招他同住，他不甘寂寞，跑去玉門耍無賴，後來又領了西岐的周公姬旦去鹿台，他心眼大膽子小……。

就如同帝乙所言：「王族並非高高在上，王和人們一樣，需要吃喝玩樂，也和人們一樣，有喜怒哀樂，王也會生老病死，這人間都是如此……；王族，不需要樂器就能歌唱，我們自己的身體就是樂器，口發出聲音只是表象，要心裡唱、要全身都唱、連頭髮爪甲都能唱，要唱到一心不亂，這樣才能稍有寸進。除非你能唱到天人來儀、地裂泉湧……；參通天地人，一貫三者為王，你學輪，先看見三劃、天地人，坤即王，以一貫三，陰陽交會，這才是真正的王，封王不能亂，僭越稱王者不是王……無用的……。」

所以王的子孫並非人人都是王，王需要有大修為，大耐力，大心念，能參通天地人，一貫

三者為王。

後世中土的帝王之子都繼承為王，那是生殖器崇拜，人沒事去崇拜別人家的生殖器幹嘛呢？但是周公姬旦發明的匱，就是生殖器崇拜，每逢節慶他都要對著那個匱又跪又拜，還要叫別人都來跪拜，一開始自家家人都不捧場，可是到了後世，來中土稱王的人越來越匪類，只好再將那個匱拿出來誑人，所以王族要廣取女人以充內庭，他們以多與為女人交合就是陰陽交會……，結果只是糟蹋女人，多生養多夭折而已，最後中土的王族還演變成奪嫡爭王，手足相殘的慘事。

可是匪類之王猶不死心啊！他們居然還要人民跪拜他家那個象徵生殖器的大匱，真是越來越不像話！

箕子行經中土故地，一路上荒涼無比，許多屋室房舍盡成廢墟，菜地醬園子和莊稼地雜草叢生，可是春日爛漫野花綻放艷麗無比，箕子端坐車上由從人駕車，他還有心情唱歌：

麥秀漸漸兮，禾黍油油兮，彼狡童兮，不與我好。

箕子要去沐邑覲見西伯姬發，他認定程邑的周公姬旦是個膽怯之人，既無權柄又無威儀，長相瘦弱纖細，又黑又乾扁，他還穿朝歌女人的禮服，頭上頂個段實在可笑，說話又無尾音，人老了，沒走幾步路就喘吁吁，不足與之周旋。

西伯姬發接見箕子，箕子當庭舞拜，他又是鞠躬又是作揖，又是旋轉身體向姬誦、姬釗團拜不已，西伯姬發快八十歲了，姬誦也五十八歲，箕釗三十三歲了，這些西歧周部落的人丁真

旺盛，羌人佔領了中土殷地朝歌，可是他們過得寒酸無比，箕子有些瞧不上他們，看沐邑的王居就知道了，還用茅草覆頂，蒿木為柱，連柱珠都沒雕鑿花樣，一切都不如離宮的規制，連孟門、玉門都不如。

西伯姬發將箕子現在所居住的地方封賞給他，反正又不費事，那是北伯侯領的之東，有朝鮮族，那裡他從沒去過，但是聽箕子形容朝鮮之地去中土幾萬里，有部民少少，冬天酷寒，有一條大江遠看如鴨綠色，向東流入大海……。唉！反正箕子喜歡誇大其詞，就由他說吧。

西伯姬發要箕子留下來住一些時日，將殷地朝歌上代的規制書寫下來給他，箕子滿口答應著，但是他自己也不是很懂，和紂王一起住的時間又不長，微子啟又不曾教導過他，箕子先承應下來，反正他寫什麼，西歧周部落來的羌人也不會懂，一切都由他說了算，於是箕子返回微宮居住下來了，他的母親北伯侯女鏗已經是耄耋之齡了，妻子尚在，箕子不愁沒人照顧他。

箕子在微宮，替西伯姬發寫下《洪範》一篇，共用五幅素娟，他將自己聽過的、看過的、想過的都寫了下來。

他寫：「天有六極、五常，帝王順之則治，逆之則兇，九落之事，治成得備，監照下土，天下戴之，此為上皇……。」

箕子沒當過人主，卻自己解釋起來了！後來的人更不懂，紛紛以人心度天地，難怪摩且王要說：「人心是變數。」

（十六年箕子來賓）。

到了秋天，洛邑東邊的小部落蒲姑人受不了了，洛邑也就是沐邑，沐邑的周人越來越多，

從中土來沐邑求賞的周族羌這樣多又這樣吵鬧，真是「雉」繹不絕啊！

蒲姑君請過路客人安靜些，惹翻了周人，先是管叔家的人，後來又是霍叔家人，接著又是蔡叔家人，鑼鼓強人之家出門鑼鼓喧天，這些討厭又吵鬧的過路客聚眾夾勢逼人，跑去將蒲姑人居踐踏一番，還將蒲姑君給綁架了！秋王師滅蒲姑，蒲姑人安靜了，不少人家都悄悄搬走了，他們真的受不了這一路吵鬧，發出噪音的周人，秋，王師滅蒲姑！

西伯姬發越發老邁，周族羌人這樣貪心不已，一想起什麼就鑼鼓喧天，大馬軒車而至，人來人往於沐邑周王庭，要求這個要求那個，西伯姬發不勝其煩。他叫姬誦去面對這一切，於是十七年命王世子誦於東宮。

周公姬旦在程邑得了消息，姬誦成了太子，但是他能忍，西伯姬發不也是五十幾歲才成為太子嗎？不也是都順了他的意行事嗎？

姬誦是晚輩小子，他能忍，周公姬旦繼續忍耐，他就不信西伯姬發活得過他！

〈十七年命王世子誦於東宮〉。